

柔然公主

北方
皇朝

草原历史上的女人

柴世梅 安心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柔然公主/柴世梅,安心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1

(北方星灿,草原历史上的女人)

ISBN 978-7-204-09824-8

I. 柔… II. ①柴…②安…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0545 号

北方星灿 草原历史上的女人

柔然公主

总 策 划	邓九刚
作 者	柴世梅 安心
责任编辑	马东元
装帧设计	马东元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内蒙古地矿印刷厂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04-09824-8/I·2108
定 价	29.00 元

文学抒写的她们

(总序)

中华文化是我国各个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通过无数次交流、碰撞、融合而形成的多元体文化。众所周知,草原文化是构成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三大源流之一。与儒雅稳健的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相比,草原文化显示了强悍刚烈的鲜明风格,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风格越来越放射出绚丽的色彩和迷人的魅力。岁月悠悠,草原文明如涓涓溪流从远古洪荒流淌到今天,已经汇集成汹涌澎湃的历史长河。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在我国北方广袤的草原上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物。

人是历史的主体。草原上涌现出的这些杰出人物,既是草原历史的创造者,也是草原文化的体现者。过去,由于种种原因,草原文化多被正史作家所忽视以至隐匿于历史的帷幕后面。今天,当我们大张旗鼓地彪炳草原文化的时候,理当用我们的笔触使这些杰出人物的形象重新复活。把历史故事化,把人物文学化,尊重历史而不拘泥于史实,展开想象的翅膀,使之尽量鲜明生动。

我们惊喜地注意到,在这些草原历史上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中间有许多是女性!她们以北方女性特有的性格和禀赋书写历史和开拓业绩。她们就像耀眼的星辰装点着我国历史的天空,使之摇曳多姿、绚丽夺目!这些小说突破了单一的传统模式,将人物置于社会的大背景下,从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角度去审视人物,真实展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

仅如此，作家们还尽量地以人物的心灵为镜，折射与反映外部的大千世界，寻求人物历史活动更深层的内涵。这样，就使得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时，还再现了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的社会状况和自然风貌，为今人认识我国北方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形象而生动的教材。

《草原历史上的女人》，仍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与此前出版的《鲜卑时代》是姊妹篇。再加上《匈奴时代》、《契丹时代》、《蒙元时代》和《后金时代》的出版计划，这是内蒙古作家协会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联手打造的精品工程。可喜可贺，可圈可点！我们热切地期待着它们的陆续面世，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的成功！

是为序。

巴特尔

卷

首

语

北魏末年,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日渐公开化、白热化,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内讧在所难免。随着哗啦啦一声巨响,北魏封建王朝的大厦坍塌了,北魏最后一代皇帝——魏孝武帝被权臣宇文泰毒杀了,不可一世的北魏王朝从此灭亡了。

随之,在北魏王朝废墟上又建立了东魏和西魏两个敌对国家,即权臣宇文泰操纵的西魏元宝炬政权和权臣高欢操纵的东魏元善政权。他们虎视眈眈,各霸一方,密切窥视着对方的一举一动。新一轮争权夺利的战争又开始了。这是风云激荡的年代,这是你死我活的年代,战争的硝烟一直在北国的上空徘徊不散。

此时,北部草原上的少数民族柔然部落再次崛起,直接威胁着东魏和西魏这两个刚刚建立的政权。柔然部落单独对付一个东魏,之后再对付西魏,力量是足够的,可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惨痛教训,使得柔然部落及其酋长阿那瓌不得不选择了“以和为贵”,同意了宇文泰的“柔然公主纳拉和西魏皇帝元宝炬和亲”的决策。这种“和亲”政策与宇文泰怕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理论同出一辙，不谋而合。

“和亲”——

是一场冠冕堂皇的政治交易。

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权力较量。

是一场无声无息的厮杀。

是一场无踪无影的战争。

十四岁的花季少女柔然公主，以“和亲”的方式担当起和平外交的重任，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成为男人手里的工具和牺牲品。她过早地承担了保护部落和族人安危的重任，过早地告别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旅程——豆蔻年华，过早地独立面对和体验未知的成人世界，过早地超越年龄的极限去承受生命之重。不安、困惑、恐惧、无奈侵扰着她，她不得不学会了思考。担当、分忧、使命、未来这些严肃的字眼急匆匆地走进她的生命。

柔然公主同时也过早地体验了爱情。这是本书最鲜亮最抢眼的部分。

生命的美丽、生命的奇妙、生命的力量、生命的伟大，让特立独行的西魏皇后柔然公主在皇帝元宝炬的心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她眉目间的一颦一笑，她思想上的一张一弛，她的娇媚她的清澈，她的独立她的深刻，她的桀骜不驯她的狂放不羁都深深地打动吸引着元宝炬。她身上同时具有孩子的稚雅和母亲的圆熟，她既内敛又张狂，既简单又复杂，既温柔又狂野，既淳朴又繁华，她或羞涩或豪放或冷漠或深情，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矛盾体。让人不由得随着她的律动而调整自己的脉动，随着她的节奏而调整自己的步伐……

第一章 皇上是人，也有苦恼

一抹夕阳的余晖，给长安城披上了一层美丽的面纱。

四四方方的城墙内，不论是雄伟壮观的皇宫殿堂，还是青砖亮瓦的富家深宅大院，也不论是笑声不断飞出的四合小杂院，还是东倒西歪、透风漏气的泥屋草棚，都被这斑斓的色彩遮盖得若隐若现、缥缈不定，连城东北竹林庵四周的莽莽竹林，也被镶上了一层暗红色的金边，沙沙沙地在风中不停地摇曳。太阳只剩下少半个了，仿佛慈祥老人的一双浓眉，却是更红更亮，照得孩子们把眼睛都眯缝起来。人们还没转过神儿来，眨眼之间，只见霞光万道，染红了天空，染红了大地，山峦、树林、田野、村舍都因这迷人的色彩而斑驳了起来。护城河里，静静的涟漪中，似乎有千万条金蛇在游动。女人们兴致勃勃地在河边洗着花花绿绿的衣裳，她们裤腿挽得高高的，袖子卷得高高的，露出了光洁的腿和鲜藕一般的胳膊，或跪或蹲在青石板上，一手拿起棒槌，有节奏地敲打着那些衣裳，一手则不停地翻着那些衣裳，任凭水花儿和皂角的泡沫溅得满身满脸，嘻嘻哈哈说个不停。

这时，一个胖胖的女人，压低了她那特有的大嗓门儿神秘地说：

“听说了吧，咱长安城可是出了一件大事儿！”

顷刻，天空暗了下来，所有的声音都没有了，所有举着棒槌的手都停在



了空中。众人异口同声悄声问道：

“什么大事儿，快说！”

“皇上要和亲了。”

“我当什么大事儿，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皇上难道就不要娶亲了？”

“不是娶亲，是和亲。”

“反正都是亲，谁和谁？”

“当然是皇上。是皇上和柔然公主和亲。”

沉寂片刻，她们忘记了说笑，忘记了洗衣裳，一位女人十分好奇地问：

“你说公主，什么公主来着？”

“当然是柔然公主呗！”

“就是那个吃羊肉，喝羊奶，浑身都长着羊毛卷儿的公主啊！听说头上还长着两个羊犄角哪！”

“哎哟，我的妈呀！难道皇上娶了个妖怪不成？”

“可不，咋的，把个皇后都吓跑了呢。”

“你说这话可当真？”

“一字不假，说是跑到竹林庵当尼姑去了。”

“是宫里传出来的。”不知是谁又补充了一句。

鸦雀无声。妇女们有的继续洗衣裳，有的端起盆子、提着水桶往自家走去。

长安的道路不宽但很干净，而且设计合理布局严谨。无论东西向街道或是南北向街道，也不管是大街还是小巷，都是直来直往，在横竖两条街的交接处或是拐弯儿处，都是标准的九十度角，构成大小不一环套一环的正方形或长方形，把个皇宫团团围在正中间。青石板铺就的街面上尤其干净，好像雨水洗过一般，都能照出人影儿来。

尽管夕阳西下，天色将晚，皇宫四周的街道上仍是熙熙攘攘喧闹的人流，店铺门前高高地悬挂着红蓝两色灯笼的幌子，随风转个不停，以招徕不想回家的新老顾客。小吃摊上的叫卖声悦耳动听，弥漫满街的糖炒栗子的香味儿和叫人眼馋的冰糖葫芦的绚丽色彩，交织成一片火爆的气氛。戏园子里的秦腔高亢而嘹亮。园子门口，摆着一溜竹筐、竹篓，里面放着开口笑



的石榴，后面站着一排鲜嫩如石榴籽一样烂漫天真的女孩子，她们红衣绿袄娇艳夺目，仿佛一道美不胜收的风景，久久地牵引着众多目光，让沉重的心不由自主地轻松亮快了起来。女孩子们眼巴巴地瞅着每一个进院子里看戏的人们，希望他们能多买一个石榴，这样她们的筐里就会少一个石榴，回到家，就会看到母亲满意的笑脸。可是，她们哪里知道，就在昨天傍晚的此时此刻，抬头可望的皇宫里，灯火通明、戒备森严、杀气腾腾。

皇上被请来了，他面无表情地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如坐针毡。

群臣被请来了，他们不敢有任何表情地站在下面，如履薄冰。

黑獭宇文泰，向上看了一眼，又向下扫了一眼，脸上掠过一丝几乎不被人察觉的奸笑，眼内射出两道绿光。但是，很快绿光没有了，奸笑没有了，仍是平和的笑脸，仍是平和的眼神，仍是平和的语言，向众人宣布了如下决定：

为了朝廷和皇上的安全，特决定文帝元宝炬和柔然公主和亲。

为了朝廷和皇上的安全，兹决定一宫不能两后，新皇后进宫之时，即旧皇后出宫之时。

众大臣一时面面相觑，不敢往上看一眼。皇上毫无表情的脸上掠过一丝绝望，脸变得更惨白了，额头上的皱纹更深了。

这是一场冠冕堂皇的政治交易。

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政治较量。

这是一场无声无息的厮杀。

这是一场无踪无影的战争。

其结果是至高无上的皇上失败了，他哪里是皇上，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傀儡。而黑獭宇文泰再一次取得了胜利，西魏大权名符其实地完全落入宇文泰之手。皇上还是当今皇上魏文帝。

……

无须说，皇上彻夜未眠。

乙弗皇后呢？只要看一眼她那软弱无力的样子和肿得桃子一般的眼睛就明白了。她可不是一般的皇后，她可是皇上结婚多年的恩爱妻子。皇上一早起来就出去了，荷花湖、伊人园找遍了，不见皇上的踪影，这可急坏了在悲痛中的皇后。



她把正在擦拭的那尊纯金小佛像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这是她唯一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她仰望苍天，双手合十，长跪不起，虔诚地祈求佛祖大慈大悲，保佑皇上。

就在这个时候，就在卖石榴的女孩子提着篮子往家走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和她们擦肩而过，步履维艰地进了后面一家小饭店，捡了一张还算干净、临窗的桌子坐了下来，前后看了看，然后才有气无力地说：

“来碗羊肉泡馍。”

这声音太低了，低得几乎连他自己都没有听见。好在店小二练就了一双顺风耳，用尖而细的嗓子回应道：

“好嘞，泡馍一碗。”

来人在紧张中松了一口气。

从早上到现在，他一直顺着街道围着皇宫转。他纳闷儿，原来熟悉的街道怎么就陌生起来了呢？这么笔直的路怎么弯儿这么多呢？他走了一条街，又是一条街，拐了一个弯，又是一个弯，他又渴又饿又累，头有些晕，肚子咕噜咕噜地叫，远远地看着餐馆的红蓝色幌子，不知不觉就到了这里。店小二一手托着一个粗瓷白地蓝边儿的盘子，上边放了一张厚厚的发面饼，一手拿着一个同样是粗瓷的白地蓝边儿大碗。店小二刚把盘子放下，他就迫不及待地抓过大饼咬了一口。店小二乐了，同时用嘴向旁边一努，他这才看见，邻桌的年轻人正在用手把烙饼一块一块地掰碎放进碗里，便矜持地冲年轻人一笑，并且学着年轻人的样子，把饼掰碎放在碗里。

店小二来了又走了，端走了放着馍块儿的大碗；店小二走了又来了，端来了满满一大碗羊肉泡馍。香喷喷的，热气腾腾。碗的上边放着几大块很诱人的羊肉，下面是红红的、肥肥的放了辣椒油的浓汤，汤上面漂浮着几片绿油油的香菜叶儿。吃起来香、辣、鲜，很够味。他一边细嚼慢咽味道鲜美的羊肉泡馍，一边品咂回味，暗自在想：地道的小吃还是在民间啊。顷刻，一层细密的汗珠布满了宽大而饱满的额头，身上也热了起来。他掏出雪白的手绢轻轻地擦拭着，偶一抬头，一个黑影从窗前一闪而过。

“是他！”

他隐隐看见，那双熟悉的犀利而又狡诈的眼睛里闪着幽暗的绿光，再仔

细看时，窗外一片空寂、昏暗。

他的两道浓眉更紧地锁在了一起，脸色惨白，攥着手绢的手不由自主地抖动着。

他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这又何必！”声音很低，但很重。

邻桌的客人很快吃完了饭，起身，礼貌地向他点头示意。他看见一副用树杈制就的双拐，支撑着年轻人一步一步挪向门外。

“战争！又是可恶的战争！”他在心里狠狠地诅咒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心理交织在胸口。心，痉挛地痛！他无力再吃下一口可口的羊肉泡馍，把碗推到一边，满怀悲愤与同情地目送年轻人离去。因连年的战争而使年轻、茁壮的生命失去了正常的行走能力和生活能力，只能一跛一拐吃力地消失在暮霭中。

这样因战争受灾的百姓又有多少呢？他定格在门外的目光持续了很久……

夕阳的余晖重重地落在餐馆的每个角落，斑驳的蜜色光影温柔地游移在错落有致的餐桌上和为数不多的几个食客的脸上，整个餐馆和人们的脸呈现出安详、宁静、温暖的辉光。而坐在临窗桌前的他，目光仍停留在门外，悲怆而沧桑，虚妄而缥缈。几条深深的皱纹悄悄爬在他朗阔而丰满的前额上，两道黑黑的浓眉紧紧地拧在一起，仿佛心事重重又仿佛失魂落魄。终于，他把目光收了回来，闭目片刻，眉宇间不经意流露出来的气宇轩昂，令他在人群中与众不同、鹤立鸡群。他站起身来，身材适中，体格说不上壮实，宽宽的肩膀和暖暖的眼神让他更具有男人气魄和男人味，只是今天的他略显憔悴和斯文。而他一身质地上乘、做工考究的纯亚麻藏蓝色长褂，让他看起来儒雅而高贵，像个读书人，更像是一个文雅居士。他正处在不惑之年，男人最成熟、最有魅力的时候。

他，就是当今皇上魏文帝元宝炬。

一走出餐馆，元宝炬就被一群小叫花子缠住了，难以迈步。他们一个个蓬头垢面，衣裳褴褛，瘦弱不堪，黑黑的小脸蛋像是从来没有洗过，只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向他伸出了脏兮兮的小手。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铜子来，顺

手撒了出去。孩子们喜出望外，大呼小叫、你争我夺地乱成了一团。

街上一片沉寂，一片昏暗。

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呻吟，像小猫。

“哎呀！我疼，疼死啦……”

黑暗中，这小猫的声音就在他的身后。他扭头仔细看去，是个更瘦弱的孩子，他弯下腰、低下头，看清楚了，那孩子瘦得皮包骨头，被踩坏了，手上淌着血。

“我疼……我饿……”小猫一般可怜地叫着。

小得可怜，也瘦得可怜。元宝炬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瘦骨嶙峋的小人儿。孩子脚上只穿着一只鞋，还露着脚趾头，另一只鞋子拎在手里，又大又破，两只无助的大眼睛乞求地望着他。

他怜悯地摸了摸孩子的头，这才发现她是个女孩子。

他想起了自己的女儿，要是活着，也该这么大了。

一个急转身，他拉起小女孩的手，又折进餐馆，又要了一碗羊肉泡馍。他先用自己的手绢把她的手包好，再看她狼吞虎咽吃完了最后一口羊肉泡馍、喝完了最后一口汤，又舔干净了比她那小脑袋还大的瓷碗。他看呆了，被小女孩的动作惊呆了：

“只有真正挨饿的人，才是这个样子吃饭。”他在心里这样说。

他那阴云般的脸上又增加了一层爱怜。

“孩子，你叫什么？”

“我姓萧。他们叫我小小。”

她可真小，小脸、小手、小胳膊、小腿，只有两只黑白分明的眼睛，显得很大很大。

“小小，萧萧？很好听的名字。告诉我，你家在什么地方，我送你回家。一个人怎么能在街上乱跑呢？”

皇上说完这话苦笑了一下，自己不是也在街上乱跑吗！

“家，没有了。”小小说着，使劲儿地摇着脑袋，胆怯地哭了起来，紧紧靠住他，像紧紧靠一棵大树。

“你的母亲呢？”



“母亲病了，后来死了。”

他感觉到小小在抽泣。

“你父亲在哪里？”

“父亲去打仗了，也死了。”

他的心紧紧地提了起来。

他仿佛忘记了自己目前的处境，半天没有说话。他的脸上又平添了一种说不上来的表情。他沉默了。那个拄双拐的年轻人，那群靠乞讨为生的孩子，还有这无家可归的小小，一切的一切都让他揪心，揪得很疼很疼。

“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连年战争，“伏尸百万，流血漂橹”。这都是因为可恶的战争。权力，这都是为了权力。权力，我的权力在哪里？我又是谁的权力？

……

一个黑影！又是一个黑影！

又是他！

黑暗中，他看见了，他感觉到了，那双叫人捉摸不定的眼睛，先是倾斜着，不动声色地向他一瞥，然后又直勾勾地向他一瞅，瞅得他浑身发冷，汗毛都竖了起来。这叫他十分厌恶。他下意识地拉着萧萧向皇宫走去。

路，是这样漫长。步履，是如此沉重。

他隐隐约约看见那黑影，看见他先一步进了皇宫的大门。

当——当——当——

夜很静，竹林庵的钟声似乎并没有往日那么悦耳动听。他只觉得全身发抖，双腿发软。心，在隐隐作痛，在淌血。

——既有西魏，为何又有东魏？又为何凭空蹦出一个柔然部落来？

——我是皇上，竟然保护不了我的臣民！竟然保护不了我的皇后！我算是什么皇上？

——我是男人，竟然保护不了我心爱的女人，我算是什么男人？

他想朝天大喊，可是发不出声来；他想朝地大叫，仍然听不见自己的声音。这么简单的问题，他质疑了，可质疑什么呢？他宣告了，可又宣告什么呢？他想不明白，他想不清楚，一团乱麻，再加上一团乱麻，哪里是个头绪



呢？但有一点，他非常清楚，意志薄弱而轻率，会使人变得卑鄙无耻、苟延残喘；意志坚强而沉稳且能屈能伸，会叫人卓越非凡，才能做人所不能及之事，才能走人所不能走之路。他既非意志坚强，又非意志薄弱。他是皇上，是一国之君，是万人之上的皇帝。可悲的是，他只做了傀儡，被操纵在独揽大权的大相黑獭宇文泰手里。

那 黑 影

那黑影是谁？

那有着一双狡黠的眼睛的人，他究竟是谁？

他复姓宇文，名泰，字獭。自诩黑獭宇文泰。

他就是大名鼎鼎、名噪一时，独揽西魏大权、自任西魏大相的宇文泰。

獭，是水獭、旱獭、海獭的通称。獭生性贪食，喜捕鱼陈列于水边，以示富有，以示“祭天”。那么宇文泰借以“祭天”，显示其富有的是什么呢？咱们不妨也来个实话实说，请看他的履历。

——黑獭宇文泰，行伍出身。

——黑獭宇文泰，本是关中汉化了鲜卑贵族。北魏末年，在有名的六镇——武川（今武川县）、怀朔（今包头市固阳县）、抚昊（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柔玄（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怀荒（今河北张北县境内）、御夷（今河北省赤城县内）起义中，为葛荣手下的一个小头目。

——葛荣义军被尔朱荣镇压，宇文泰追随尔朱荣的部将贺拔岳。

——尔朱荣失败，宇文泰竭力协助贺拔岳，得以继统其军队，为高欢大将，进据长安之要职。

——高欢与孝武帝不和直至闹翻，另立才11岁的元善为孝静帝于邺（今河北临漳）而独霸一方。孝武帝逃往关中，投靠宇文泰。宇文泰被孝武帝任命为大将军、尚书令，与东魏高欢抗衡。

——宇文泰毒杀孝武帝，立元宝炬为魏文帝，建都长安。自任大相，对东魏高欢虎视眈眈。

宇文泰的所作所为，说来却也简单，目的只有一个，独揽大权，挟天子以

令诸侯。

你看，他来了。

黑獭宇文泰来了。

他五短身材，体格粗壮而结实，皮肤黝黑而粗糙，仿佛生铁铸就。他习惯收腹挺胸，直立正步，俨然一座铁塔在移动，这是行伍出身养成的习惯。脸上一条浅色的疤痕由鼻梁蜿蜒至腮帮，时不时因痉挛而抽动着，这是他多次征战的光荣标签。阔大的嘴巴在他的脸上占据了显著的位置，一说话，满脸就只看见嘴巴了。

只听他对侍卫说：

“静宜宫。”侍卫立刻折向静宜宫的方向。

黑獭宇文泰，生在乱时，长在乱世，不简单的经历，养成了他的沉稳、豁达和大度，使得他能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善于两面，精于应变，人们戏称他为变色龙。他不尚虚饰，崇尚简单，从而赢得一些大臣的赞扬。然而那双狡黠的眼睛，却透出了他的贪得无厌，透出了他的奸诈和野心，透出了他内心的隐隐不安。人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想要干什么，他总是个谜。他笑里有奸，奸里有笑，人们又戏称他为笑面虎。但是黑獭宇文泰又天生聪明绝顶，又武艺绝伦。在政治上，他善于谋略；在军事上，他精于指挥。他是皇上不得不依靠的支柱，不得不依赖的靠山。他总是叫人近前，又不能太近，叫人离开，又不许太远。黑獭宇文泰，是可敬的，又是可怕的，是可亲的，又是可恨的。

孝武帝被宇文泰毒杀的情景，不时地在元宝炬的脑海中若隐若现，令人惨不忍睹且心有余悸。假如元宝炬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画家，他可以画出因各种各样原因杀人者杀人时的狰狞面孔，他也绝对不可能画出宇文泰亲手毒杀孝武帝时的可怕嘴脸。宇文泰走过的地方太广，经历过的事情太多，这一次为了和亲，他又不费吹灰之力战胜了元宝炬。当年，他能杀掉孝武帝而立元宝炬；今天，他就能杀掉元宝炬，再立张宝炬、李宝炬。宇文泰知道，元宝炬这只鸡蛋不敢往他这块石头上碰。

此时此刻，黑獭宇文泰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由于连年战争，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



由于连年战争，将士们厌战情绪日增，伤亡惨重，士气低落，需要时间休养生息。宇文泰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前日，一重臣提出告老还乡；昨日，两位大臣又提出弃官务农。明天呢，后天呢？可见民心不定、人心不稳哪！

就在此时，原本衰落下去的北方鲜卑族的柔然部落日渐强大，为改变生存环境，不断对西魏边境进行骚扰蚕食，而东魏也在高欢的操纵下蠢蠢欲动，使西魏处于前后的夹击之中。

黑獭宇文泰不愧为久经战场的老将，他仔细分析了西魏的处境，认真估量了西魏、东魏和柔然人的实力。他深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危险，预感到事情的棘手和严重性，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待他终于安定下来之后，思考再三，运筹再三，冠冕堂皇的“和亲”政策就出台了。皇上元宝炬和柔然公主纳拉联姻，这已在朝会上通过。可是乙弗皇后怎么办？这又是一个棘手问题。“一宫不能二后，新后进宫之日，就是旧后出宫之时”，而地点就是城东北的竹林庵。这是后宫的一条不可动摇的规矩。

本来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乙弗皇后非同一般。乙弗皇后的先祖，世为青海吐谷浑酋长。父亲乙弗瑗曾任北魏兖州刺史，母亲是北魏孝文帝的女儿淮阳公主，可谓名门世家的后代，这是其一。其二，乙弗皇后十六岁时就被南阳王元宝炬纳为妃子，十年后，元宝炬立为帝，她便成为皇后，两人相濡以沫，十分恩爱。其三，皇后、皇上之子元戊，现已长大，日渐成人，不可轻视。这三点，是不得不考虑的，众大臣希望大相慎重再慎重。可是，宇文泰认为夜长梦多，管不了那么多了，为了自己的江山社稷，牺牲一两个女人又算得了什么。既然主意已定、决心已下，就必须在朝会上通过，不通过也得通过。

在第二次朝会上，一名重臣鼓足了勇气，站出来说：

“皇上他……”

“皇上他什么？”宇文泰平静地反问，停顿了片刻，他又做了一个习惯性手势，而且眼光不经意地在那大臣身上轻轻一扫，那大臣立刻吓得魂不附体，不知如何是好。宇文泰脸上那条浅色的伤疤又不停地抽动起来。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久久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只苍蝇，直到那只苍蝇飞去为止。